

S HANDONG BANDAO LANSE JINGJIQU
Jianshe xia de Haiyang Wenhua Yanjiu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 建设下的海洋文化研究

——卜建华 著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Http://press.swjtu.edu.cn](http://press.swjtu.edu.cn)

山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重点科研课题项目 (10-ZZ-SH-08)
山东省软科学项目 (2011RKGB6005)
山东省文化厅重点课题 (2011305)

S HANDONG BANDAO LANSE JINGJIQU
Jianshe xia de Haiyang Wenhua Yanjiu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 建设下的海洋文化研究

——卜建华 著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 成 都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下的海洋文化研究 / 卜建华著. —成都: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1.9
ISBN 978-7-5643-1416-3

I. ①山… II. ①卜… III. ①海洋—文化—研究—山东省②海洋经济—经济发展—研究—山东省 IV.
①P722.6②F12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91986 号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下的海洋文化研究

卜建华 著

责任编辑	刘立
特邀编辑	邱一平
封面设计	墨创文化
出版发行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成都二环路北一段 111 号)
发行部电话	028-87600564 028-87600533
邮政编码	610031
网 址	http://press.swjtu.edu.cn
印 刷	成都勤德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6 mm×208 mm
印 张	8.187 5
字 数	228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9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43-1416-3
定 价	32.00 元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28-87600562

前 言

改革开放 30 年来,海洋文化作为促进改革开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先进文化,日渐活跃,并产生了明显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海洋文化将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步伐而全面勃兴,并且将逐渐摆脱千百年来在中华文化的整体中处于附属地位的状态,进而居于中华文化中的重要位置,成为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首先在沿海区域建设经济特区,从而带动了我国经济近 30 年的高速发展。进入新世纪后,山东省委、省政府审时度势,提出建设“海上山东”的战略设想,确定再造“一个新山东”的伟大战略目标,掀起了新一轮海洋经济发展的热潮。不可否认,改革开放 30 年来,山东经济迅速发展,创造了名扬海内外的“山东现象”。而在这现象的背后,显然蕴涵了对海洋文化内涵的推动作用,而在新一轮“海上山东”的建设中,这种文化精神将为海洋经济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本课题研究将通过山东千百年来海域开发及山东海洋文化发展历程的粗略描述,简要探讨山东海洋文化形成的特点、胶东文化等地域文化对山东海洋文化形成的推动作用、山东海洋文化对新时期山东精神的丰富与补充,从而为更全面地了解山东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深层文化原因提供一些启发,力争早日建成“富而美、大而强”的新山东。

国内外部分学者和研究机构只是对山东海洋文化进行了简单的探讨和研究,探讨了沿海经济发展与海洋文化的关系、海洋文化与大陆文化的联系和区别,海洋文化的最显著特征等问题,这样的文章也不过几篇,如董玉明、董泾青的《论青岛与海洋文化》等文章。但对山东海洋文化的特征、发展历程以及与齐鲁文化、胶东文化联系与区别的研究还是一个空白,对于山东海洋文化的特征与山东精神的关系研

究也是一个空白。本课题研究将填补这些空白。

新时期山东海洋文化是对山东历史上各种精神的整合和凝练，既传承了齐鲁文化的优秀传统，又体现了面向未来的精神追求；既是过去山东从胜利走向胜利的精神瑰宝，又是今后山东再创新辉煌的內源动力。

撰写此书将主要廓清山东海洋文化的发展历程。山东因其天然的地理条件，自古就与海洋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海洋文化历史悠久，内涵丰富。本课题研究将梳理山东海洋文化的发展历程，从其漫长的、独特的发展轨迹中，概括出山东海洋文化发展的历程与特点。研究海洋文化，既要研究山东古代的海洋文化史，又要研究山东近代、现代、当代海洋文化的发展历程；既要从事海洋文化历史进程中物质方面的发掘和考证，也要研究海洋文化在思想观念方面的积淀和传承，还要探讨山东海洋文化与西方文化在碰撞、接触过程中所发生的演变，以及两者的比较研究。其中，当然包括在海洋文化新观念的主导下，海洋文化对推动社会进步所发挥的巨大作用。

山东的海洋文化显示了山东人民在历史演进中求发展的创造精神，具有浓厚的山东地域特色，并且深深地融入山东的文化体系中，影响山东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山东海洋文化是山东地域文化的一种，也是齐鲁文化的具体体现，进行山东海洋文化研究是深化齐鲁文化研究的必要途径。山东沿海地区是一个有丰富文化积淀的地方。在这样一个文化浓厚的地方，将齐鲁文化所蕴涵的善良、诚实、守信等精髓，扎根于海洋文化，将使海洋文化更为鲜活，甚至能对山东经济发展起到更大的促进作用。

山东海洋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今文化日益趋同的大背景下，山东人再次向世人展示了自身特有的同时又具有先进文化性的文化特征。研究山东海洋文化，将有利于继承和发扬这些优秀的文化传统，必将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应有的贡献。

通过阅读此书，将明确山东海洋文化的精髓与先进性，将不断丰富和发展新时期的山东精神，从而为山东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永不枯

竭的前进动力。开放、包容、创新是山东海洋文化的重要内容和特征，也是新时期山东精神的重要内容之一。

加强山东海洋文化研究，是“富民强省”的需要。海洋文化具有强烈的市场经济意识，对加速带动山东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发展将起到重要的作用。中国的改革开放、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与国际接轨，实质上都有助于加快对海洋文化的认同与吸纳。提高海洋意识，加强海洋文化研究，也是山东省进一步改革开放的需要。

对于研究山东海洋文化，特别是对山东这样一个典型的滨海省份来讲，海洋文化的研究有着更加特殊的意义，将从根本上影响山东未来的发展方向。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参考了王赛时先生所著的《山东沿海开发史》《山东海疆文化研究》和刘凤鸣先生的《山东半岛与东方海上丝绸之路》三部著作，对学术界其他相关研究成果也多有借鉴，在此深表感谢。

作 者

2011年8月

目 录

第一章 海洋文化及研究的历史意义	1
第一节 对“文化”的理解	1
第二节 大陆文化与海洋文化	11
第三节 海洋文化发展与培养国民海洋意识	19
第四节 海洋文化产业的哲学解读	27
第二章 中国海洋文化与山东海洋文化	36
第一节 山东海洋文化的价值取向	36
第二节 山东海洋文化产业的发展特色和内涵	47
第三节 山东海洋文化产业的历史底蕴与经济价值	49
第三章 山东海洋文化的历史进程与特征	53
第一节 山东海洋文化的历史进程	53
第二节 山东海洋文化的缓慢发展	59
第三节 山东海洋文化发展的历史独特性	73
第四章 近代山东海洋文化的转型与海洋经济发展	95
第一节 清末南方商帮对山东海洋文化的影响	95
第二节 西方文化对近代山东海洋文化的影响	101
第三节 近代山东海洋文化特征的形成与发展	111
第五章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与海洋文化建设	123
第一节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概念的提出与背景	123
第二节 山东海洋文化与区域经济发展	129
第三节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海洋文化资源现状及利用	136
第四节 海洋文化发展对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的推动	145

第六章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下的海洋文化建设	156
第一节 山东海洋文化资源的现状与开发	156
第二节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海洋文化建设的政策	172
第三节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海洋文化建设的对策	175
第七章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下的海洋经济建设	182
第一节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的时代背景	182
第二节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下海洋经济建设的思路	192
第三节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下的海洋文化旅游业	203
第四节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海岛旅游经济发展的对策	217
第五节 打造山东蓝色海洋文化产业基地的思考	229
第六节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过程中海洋生态环境 文化建设	234
参考文献	247
后 记	254

第一章 海洋文化及研究的历史意义

自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以来，中华民族开始了伟大复兴的进程。现在，中国人民正和世界各国人民一起为建设“和谐世界”而努力。在这一伟大事业中，海洋文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一节 对“文化”的理解

文化是文化学、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等学科中最关键、最重要的范畴，文化的定义不仅困扰着我国的研究者，在西方，它也是一个重要但仍未被清楚厘定的概念。英国著名的文化学家雷蒙·威廉斯说：“英语里有两三个比较复杂的词，culture 就是其中的一个，部分的原因是这个词在欧洲国家语言里，有着极为复杂的词义演变史。然而，主要的原因是在一些学科领域以及在不同的思想体系里，它被用来当成重要的观念。”众多学者对于文化的解说可谓纷繁复杂。有人统计，现有关于“文化”的定义已近二百个。时至今日，历史学、法学和经济学等学科也将文化问题纳入其研究范围。研究者自有其特定的研究旨趣和方法，对基本概念有不同的界定和理解是很正常的。雷蒙·威廉斯注意到，在考古学和人类文化学中，“文化”主要是指物质生产，而在历史与文化研究中主要是指“象征”的或“表意”的体系，即指精神层面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信仰等方面。

关于文化的定义，一直是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这主要反映在文化定义的众说纷纭及其内容的丰富多彩方面。因此，对于文化研究中的文化定义，进行梳理和分析是非常有必要的。我们不能对由文化定

义问题形成的文化定义现象绕道而行。文化定义现象主要体现在对于文化定义的众多观点上。目前,学术界公认的意见认为,被称为人类学之父的英国人类学家E·B·泰勒,是第一个在文化定义上具有重大影响的人。泰勒对文化所下的定义是经典性的,他在《原始文化》“关于文化的科学”一章中说:“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讲,是一复合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显然,这个定义将文化解释为社会发展过程中人类创造物的总称,包括物质技术、社会规范和观念精神。从此,泰勒的文化定义成为文化定义现象的起源,后人对这个定义褒贬不一,同时亦不断地提出新的观点。关于什么是文化,到目前为止竟然已经多达200多种的定义。文化定义本身成为一个有趣的、争论不休的学术现象。

在文化定义现象中还有一种典型的情况,就是各种学科对于文化的不同定义。关于人类学家对文化所作的定义,美国人类学家克莱德·克鲁克洪在《文化与个人》一书中作了一些总结:①文化是学而知之的;②文化是由构成人类存在的生物学成分、环境科学成分、心理学成分以及历史学成分衍生而来的;③文化具有结构;④文化分割为各个方面;⑤文化是动态的;⑥文化是可变的;⑦文化显示出规律性,它可借助科学方法加以分析;⑧文化是个人适应其整个环境的工具,是表达其创造性的手段。他认为:“人类学家对文化的描述可以和地图作个比较。地图是特殊地域的抽象表示,如果绘制得精确,人们看了它就不会迷失方向。文化如果得到正确的描述,人们就会认识到文化也是实际存在的一种具有特殊性质的生活方式,理解文化就要认识这些性质之间的相互关系。”

社会学家在文化的定义方面与人类学家最为相近,美国社会学家戴维·波普诺在分析文化定义时认为,社会学家与人类学家对文化的共同定义是:文化是人类群体或社会的共享成果,这些共有产物不仅包括价值观、语言、知识,而且包括物质对象。

在不同学科对于文化的定义方面,诸如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

哲学、语言文学，等等，都有许多有益的观点。总的来看，各个学科对文化的定义既有共同点，又有不同点。尽管如此，由众多学科对文化的定义所产生的文化定义现象，是一个极好的现象，只有有了许多不同的观点，才会有文化研究的发展。而且，各种不同的观点的存在，有助于相互之间的交融和互补，使人们在理解什么是文化的同时，具有一个更为开阔的视域。

除此以外，在文化定义中，还有一种与此密切相关的现象，就是在对文化进行区别和划分的时候，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观点。关于文化的区分，最为常见的说法就是广义文化和狭义文化，也有人把它称为是大文化和小文化。在这一点上，日本著名社会学家富永健一认为：

“正如我们将社会区分为广义的社会和狭义的社会那样，有必要将文化也分为广义的文化和狭义的文化。广义的社会是与自然相对应的范畴；同样，广义的文化也是作为与自然相对应的范畴来使用的。在这种情况下，技术、经济、政治、法律、宗教等都可以认为是属于文化的领域，也就是说，广义的文化与广义的社会的含义是相同的。但是，狭义的文化与狭义的社会却有不同的内容。后者是通过持续的相互关系而形成的社会关系系统；而前者如我们上文中提出的定义那样，是产生于人类行动但又独立于这些而客观存在的符号系统。”此外，还有一种关于显性文化和隐性文化的划分。做出这一区分的最有代表性的作者是美国人类学家克莱德·克鲁克洪，他说：“对文化做分析必然既包括显露方面的分析又包括隐含方面的分析。显性文化寓于文字和事实所构成的规律之中，它可以经过耳濡目染的证实直接总结出来。人们只需在自己的观察中看到或揭示其连贯一致的东西。人类学家不会去解释任意的行为。然而，隐性文化却是一种二级抽象。只有在文化的最为精深微妙的自我意识之处，人类学家才在文化的承载者那里关注隐性文化。隐性文化由纯粹的形式构成，而显性文化既有内容又有结构。”社会学对于文化的区分还有一种“亚文化”的概念，“当一个社会的某一群体形成一种既包括主文化的某些特征，又包括一些其他群体所不具备的文化要素的生活方式时，这种群体文化被称为亚文化。

亚文化可以围绕着职业种类发展而成，如医学或军事部门的亚文化；亚文化可能是基于种族或民族的差异，如美国黑人亚文化；亚文化可能是源于地区的差异，如美国南部各州的亚文化；还可能基于原来的国籍，如美籍墨西哥人和美籍意大利人亚文化”。“每一个复杂社会都包括许多亚文化，社会成员常常是在一个以上的亚文化中发挥作用，反过来说，他们在一生中也会经历许多种亚文化。”文化哲学把文化结构区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三个层面。物质文化实际是指人在物质生产活动中所创造的全部物质产品，以及创造这些物品的手段、工艺、方法等。制度文化是人们为反映和确定一定的社会关系并对这些关系进行整合和调控而建立的一整套规范体系。精神文化也称为观念文化，是以心理、观念、理论形态存在的文化。它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存在于人心中的文化心态、文化心理、文化观念、文化思想、文化信念等；二是已经理论化、对象化的思想理论体系，即客观化了的思想。

关于文化的区分，还有一种广为流传的“文化模式论”。克鲁克洪在其《文化研究》一文中认为，克罗伯以同等的眼光看待历史、功能和心理学，从而划分出三种文化模式：全局性模式、总体性模式、类型性模式。文化的全局性模式指的是“文化特征之间的关系，它具有确定的连贯结构，执行着有效的功能，并且在历史进程中将这种作用持续保留下来。很显然，文化的全局性模式不囿于单一的文化而涉及横贯交错的文化。”文化的类型性模式指的是“一条路数，沿着它在人类事物的几种可能性过程中，选择出或引导出来并紧紧扣住它不放，从而使这种事务得以确定和实现。”“每一种类型都必须预先有所限制，它力主一种方式而排斥其他方式。”现代工业化世界的类型性模式包括机器（它相对手工业操作而言）、信贷，以及大规模生产。文化的总体性模式，其概念类似于社会（或民族、制度等）的精神气质和时代精神。在较近的文化研究中，对文化的区分出现了高雅文化、精英文化、通俗文化、大众文化、流行文化、产业文化、商业文化等新概念，并且迅速拥有了大量的专家学者和论著。此外，在各个学科领域内都有

相应的文化概念，如政治文化、经济文化、企业文化、行政文化、管理文化、法律文化，等等。文化定义现象所反映的是，文化对于人类及社会的密切关联度，不仅揭示了文化与人类社会进程的关系，而且还揭示了文化与人类社会整体的联系，这种联系涉及社会的各个层面和领域。同时，也揭示了文化对于人类每一个人的个人权利、利益、自由、生存状况的关注。

文化的概念及分类。什么是文化这一概念一直是有争议的，中国人论述“文化”，比西方人要早得多，《周易》中提到：“观乎天文以观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大概是中国人论述“文化”之始，但其中“文化”一词尚未连接在一起。在当时中国人的观念中，文化的含义是通过了解人类社会的各种现象，用教育感化的方法治理天下。到汉朝时，“文化”一词正式出现，其含义也与现在人们通常理解的不一樣。刘向《说苑·指武》篇中说：“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晋人束皙也讲“文化内辑，武功外悠”，这些都是指的与国家军事手段相对的一个概念，即国家的文教治理手段。唐朝大学问家孔颖达则别有见地地解释《周易》中的“文化”一词，认为“圣人观察人文，则诗书礼乐之谓”，这实际上是说“文化”主要是指文学礼仪风俗等属于上层建筑的东西。古人对文化的这种规定性从汉唐时起一直影响到清代，因此明末清初的大学问家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自身而至于家国天下，制之为度数，发之为音容，莫非文也”，即人自身的行为表现和国家的各种制度，都属于“文化”的范畴。

西方人论述“文化”要比中国人晚，但比中国古文献中的论述要广泛，要科学。西方语言中的“culture”，在1690年安托万·菲雷蒂埃编写的《通用词典》中，其定义为“人类为使土地肥沃，种植树木和栽培植物所采取的耕耘和改良措施”，并有注释称“耕种土地是人类所从事的一切活动中最诚实、最纯洁的活动”，看来，此时西方人观念中的“文化”只是被用来隐喻人类的某种才干和能力，是表示人类某种活动形式的词汇。而“文化”一词成为一个完整体系的表示方式，即术语，大约到十九世纪中叶才形成。从此以后，文化和文明常被看

做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学者们从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探讨文化现象及其历史发展,给“什么是文化”做了许多解释,其中较有影响的观点有三种:第一种是方式论,即认为文化是一定民族的生活方式,是一种并非由遗传而得来的生活方式。这里包括了人们的兴趣、爱好、风俗、习惯,强调了文化的继承性。譬如,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者鲁斯·本尼迪克特的“文化”定义是“文化是通过某个民族的活动而表现出来的一种思维和行动方式,一种使这个民族不同于其他任何民族的方式”。第二种是过程论,即认为是人类学习和制造工具,特别是制造定型工具的过程,这里包含了人类智力和创造能力的不断进化,强调了文化的演进性。第三种是复合论,即认为文化是作为社会的一个成员所获得的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音乐、风俗、法律以及其他种种能力的复合体,这强调了文化的熔铸性,譬如伟大的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其《原始文化》一书中说:“文化”是人类在自身的历史经验中创造的“包罗万象的复合体”。

文化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在罗森塔尔·尤金所编的《哲学小辞典》中认为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这就是所谓“广义的文化”,而与之相区别的“狭义”则专指精神文化,即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典章制度、政治和社会组织、风俗习惯、学术思想、宗教信仰、文学艺术等。

除以上各种解释外,尚有符号说、限定说等各种说法。1952年,美国文化学家克罗伯和克拉克洪发表了《文化·概念和定义的批评考察》,对西方自1871年至1951年期间关于文化的160多种定义做了清理与评析,并在此基础上给文化下了一个综合定义:“文化由外显的和内隐的行为模式构成;这种行为模式通过象征符号而获致和传递;文化代表了人类群体的显著成就,包括他们在人造器物中的体现;文化的核心部分是传统的(即历史的获得和选择的)观念,尤其是他们所带来的价值;文化体系一方面可以看做是活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则是进一步活动的决定因素。”这一文化的综合定义基本被现代东西方的学术界所认可,有着广泛的影响力。

综上所述，什么是文化至今仍是一个相对模糊，争议较多的概念。但其中有一点是明确的，即文化的核心问题是人，有人才能有文化，不同种族、不同民族的人有不同的文化。

一般来讲，人们把“文化”分为三个层次：即观念文化、制度文化和器物文化。所谓观念文化，主要是指一个民族的心理结构、思维方式和价值体系，它既不同于哲学，又不同于意识形态，是介于两者之间而未上升为哲学理论的东西，是一种深层次的文化；所谓制度文化，是指在哲学理论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各种制度，它们或历代相沿，或不断变化，或兴或废，或长或短，既没有具体的存在物，又不是抽象的，是一种中层次的文化；所谓器物文化，是指体现一定生活方式的具体存在，如住宅、服饰等，它们是人的创造，也为人服务，看得见，摸得着，是一种表层次的文化。

对“文化”的理解本身也是一个文化问题。文化背景不同，对“文化”的理解也会不同。现在的“文化”定义多是从国外翻译过来的，诸如 I·B 泰勒的定义、《苏联大百科全书》的定义、《大英百科全书》的定义等。翻译家可以把这些定义从字面上译成汉语，可是却无法把西文的文化背景也“翻译”过来。因为我们是东方文化哺育成长的炎黄子孙，所以，仅仅通过对西文“文化”定义的研读是无法真正对“文化”的含义心领神会的。这恐怕是造成当前对文化含义众说纷纭的一个原因。所以，对“文化”内涵的阐述，先要从理解与主体相匹配的文化背景上进行，然后再作跨文化的概括和提炼。

1. 东方传统中“文化”一词的含义

在中国，“文化”一词原本是有明白的含义的。《易传》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西汉刘向在《说苑·指武》中也说：“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据说这是汉语中第一次使用“文化”一词。这里“文化”一词的含义很明白，那就是用“文”去“化”。“文化”是指人类社会的生成过程，在人类社会形成之初，“文化”就是去动物化，就是人化、人类化。如刘向所说

“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就是说“文而化之”没有结果，无奈之下只好动刀枪。或者，把“文化”看做是动名词，指文而化之的结果。如现在的老百姓将知书识字的人称为“有文化”的人，就是说这个人已经被文而化之了。

汉语中“文化”一词的含义不但是明白的，而且是丰富的。按照《易传》所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就要从浩繁的天象中提取出“天文”，要从纷杂的社会现象中提取出“人文”，并且要用观察所得“化成天下”。由此可见，其中既包含了认识论，又包含了价值论。在汉语中“文”一词原本是指纹理、花纹，是指具有美善禀赋的条理。按现代汉语词汇来说“人文”是指人类生活中具有美善品格的社会秩序、社会规则“天文”则是宇宙演化的秩序、规律，它同样有着美善的品格。可见汉语中“文化”一词又蕴含着美、善，是真、善、美的统一。汉语中“化”一词是指“变”“改”，用到社会中则指“转变人心风俗”，如潜移默化。可见，汉语中“文化”一词又蕴涵理性认识（观天文、观人文）和非理性认识（潜移默化）的统一，显意识与潜意识的统一。

在《易传》的“文化”表述中，“天文”“人文”现象出现在观察者之前。这又包含了对“天文”“人文”即天然自成的自然组织的承认和对理性认识限度的承认。这一点在后来的老庄学说中有了明白的表述和进一步的发挥。

总之，在“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句简短的言语里，几乎包含了种种后来人们在意识、文化方面发展的萌芽。这种“由实而虚”的思维模式正是东方传统文化的特征，与“以虚化实”（东方人对西方思维模式的观察，而非西方人对自己思维模式的概括）有着显著的不同。这种涵盖能力正是中国文化历经数千年生生不息的原因，也是我们总觉得对西方种种文化定义不尽如人意的原因所在。

2. “文化”含义的跨文化精炼和提升

在东方传统中，“文化”一词是明白的、丰富的。并且东方人还有

一种对文化含义取得一致了解的诉求。这样，在东方人看来，西方文化中那些由一点切入的定义，或者归结为一点的定义，就会没有一个是令人满意的。在西方学术中，哲人们以别出心裁为乐事，以否定前人为高明，他们常能一鸣惊人，却很少有人意欲“一统天下”。西方学术以层出不穷的“颠覆”“反叛”构成滚滚向前的潮流。而在东方学术中，则是以不断地达成共识而表现出整体的雄壮，如果没有达成一致的共识，没有历史的传承，就常常会使人觉得不安，产生莫名的焦虑。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只从西方学术中选取一个定义，并对它寄予一统认识的期望，就会挂一漏万，致使我们对文化的理解连两千年前的水平都达不到。另外，我们也不能盘桓于两千年前的概括，而应与时俱进，不断提升与发展，因此，如何吸收西方学术的成果，使其学术精神为我所用，正是文化学所面临的任务之一。

在对“文化”一词作出现代的东方式的概括之时，我认为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1)“意义”是文化的核心，是认识论和价值论的统一，要对“意义”一词作出东方式的阐述。“意义”一词是西方学术中文化含义的核心，这在美国开放大学教授戴维·赫尔德对文化含义的阐述中表现得很明白。他认为文化和交流的概念并不是完全清晰的，尤其是文化这个概念，他说：“我们可能会认为，文化指的是人们对意义(meanings)进行的社会建构、阐述和接受。我们正是在最全面的意义上使用文化，即使有时也还是有些模棱两可——文化就是个人活生生的、有创造性的经历，就是人工制品(artifacts)、文本(texts)和实物(objects)等构成的主体，它包含了有关艺术的专门化和专业化话语、文化产生的商品化产出、对日常生活的自发的无组织的文化表述，当然还包括着它们之间的复杂互动”。可见，“意义的社会建构”即“人的有创造性的经历”。而人的经历之所以成为有创造性的经历只在于人具有抽象思维能力，人能够凭借这种能力把握现象背后的本质，对对象做出改造。这种经历包括着自然和社会两个方面。

可见，“意义”一词既有认识论的真理性，又有价值论的实用性。